

后言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如懿传

陆

流潋紫 著



RI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修订版



非
年
集

后宫·

如懿传

陆

流潋紫——著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修
订
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宫·如懿传.6/流潋紫著. —修订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3637-7

I. ①后…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30609 号

策划编辑 胡玉萍
责任编辑 涂浚杰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16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 × 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页 2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637-7
定 价 6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作者简介

流潋紫，本名吴雪岚。浙江湖州人，198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5年末开始从事业余写作，陆续在各大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及散文。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后宫·甄嬛传》。同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目录

第一章	红粉意	001	第十八章	两相别	187
第二章	木兰情	013	第十九章	春弭	198
第三章	流言	024	第二十章	琪薨	211
第四章	茂倩	036	第二十一章	锁重门	221
第五章	同林鸟	048	第二十二章	兰因絮果	233
第六章	分飞	059	第二十三章	无处话凄凉	245
第七章	辱身	070	第二十四章	樱落	254
第八章	窃心	080	第二十五章	决绝	266
第九章	连祸	090	第二十六章	孤身	277
第十章	惊疾	101	第二十七章	莫须有	288
第十一章	末路	110	第二十八章	空名	302
第十二章	云去云无踪	121	第二十九章	幽梦	315
第十三章	多事秋	132	第三十章	落锁	325
第十四章	佛音惊缠心	141	尾声		337
第十五章	旧地	153	后记一	一得	346
第十六章	花事艳	164	后记二	西湖	348
第十七章	离心	176	后记三	遇见	352

如懿心下一凉，还来不及反应，一把雪亮长刀已然架在了永璂喉下，将永璂扯了过去。永璂吓得怔了，一张小脸雪白，张着嘴发不出声音。容珮不知被谁踢翻在地，一脸痛楚，挣扎着要向永璂爬来。

恂嫔怒目而视：“是你带着豫妃来的？”

如懿连连摇头：“本宫不知她为何跟在身后……”她的一颗心剧烈地蹦着，沉沉地撕扯着痛，“你先放了永璂！他还小，什么都不懂！”

说话间，有不少侍卫提足奔跑之声传近，隐隐有兵刃出鞘。恂嫔咬着唇，气若无状：“阿诺达，来不及了！”

阿诺达持刀在后胁迫着永璂，沉着道：“蓝曦，你别怕！我既然敢来见你，便料到有这一日！当日我不能留你在部族，又不能在场护你父亲周全，今日无论如何，一定要带你逃离这里，免得深受其苦。”

如懿听他只言片语，便知是霍硕特部征战中活下来的人，又是霍硕特老王爷的亲信，心底陡然更寒了几分。恂嫔望着他，眸中情意沉沉，便有知心长相重。

她心急如焚，一壁喃喃安抚着永璂，生怕他一时大哭起来惹恼了阿诺达，一壁连声道：“永璂，你别怕！不要哭！不要哭！”

永璂怔怔地瞪着一双乌沉沉的眼睛，眼泪滴溜溜汪了满眼，死死忍着泪点点头，轻轻唤道：“额娘。”

如懿的心都快要绞碎了。她戚然求道：“永璂只是个孩子，你挟持我，挟持我啊！放他过来，我是皇后，你挟持我他们或许能放了你。”

阿诺达迟疑片刻，恁冷哼一声：“你虽然是皇后，可在皇帝眼里，咱们这些女子都如草芥一般。你这个皇后又有什么用？”

阿诺达颌首，闷声道：“不错！你们的皇帝出了名的薄情寡性，他是怎么待蓝曦的，我都知道！你这个皇后也不过是个可怜虫！”

如懿仿佛被人当面狠狠掴了一掌，面皮火烧火燎着，这么多年，她也明白自己的可怜。至少还留着皇后虚尊的面，却从未有人敢当着她的面，这样清楚无误地挑明了出来，她不过也只是个可怜虫。

谁比谁低贱，谁又比谁高贵，都是一样的。

她顾不得这些，按捺着急道：“本宫告诉你，伤着永璂一丁点儿，你都会死。拿了他的命，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对不对？你自己不想伤人的，你只是来和恁见面！”

忽然，一个念头凜然划过，自从皇帝上回遇刺之后，木兰围场的禁卫森严，直如铁桶一般，阿诺达是如何混进来的！

她直觉地问：“是谁带你进来的？”

阿诺达得意一笑，道：“你们禁卫疏漏，我自己便能进来！”

是么？如懿心中来不及疑惑。只见灯火越逼近，几乎照清了阿诺达与恁阴郁的面孔。兵刃声铮然作响，却谁也不敢上前，生怕误伤了皇子。阿诺达有恃无恐，挟持着永璂向恁使了个眼色，恁紧紧攥着他的衣角，二人慢慢向后退去。

彼时盛宴方才散去，蒙古王公们稀稀拉拉留着几个。皇帝虽然醉意迷蒙，很快也被惊动，立时赶了过来。

如懿见着永璂小小的面孔早已无人色，犹自倔强着不肯哭出来，一颗心早揉得稀碎。远远见得暗沉夜里灯火挑明之中皇帝的明黄一色急急赶来，不

知怎的，心下便安稳了许多。

因着事态紧急，皇帝先自赶来，后头跟着几个胆大的嫔妃。

皇帝扫了阿诺达一眼，根本不看恂嫔，气定神闲：“你也逃不出这里，不如放了朕的十二阿哥，你与恂嫔也自有个好下场。”

阿诺达鄙夷道：“你们爱新觉罗家的人最会扯谎欺瞒。这些年来，你一直将我们霍硕特部的族人作为戈矛，清扫那些不肯驯服于你们大清的部落，也不派兵增援，耗尽了我部族精锐，连我父亲都折在了战事里。”

“古来征战自有伤亡。我大清将士平定四方无不如是。怎么你们霍硕特部便格外金贵些？”

阿诺达双眼血红，愤怒不已：“明明是你不满王爷曾同情你的敌人准噶尔部，才趁机剪除异己，捧了对你唯命是从的小王爷上位。可惜了我们的霍硕特部的壮年，都为了你的阴谋私心枉死！”

皇帝斥道：“为朝廷尽心，怎算枉死！凭你这句话，便可诛杀！”他肃然喝道，“来人！围住他们！”

恂嫔闻言，连忙护在阿诺达身前，喝道：“谁敢动我们！”她扬起细长的眉，神色凛冽，指着永璂道，“除非皇上肯背上杀子之名，那咱们便是一同死了也不枉！”

她说罢，咯咯地笑着。那清脆的声音落在风里像某种野兽的嘶鸣。

如懿的瞳孔紧缩着，面庞惨白。海兰紧紧扶住她的手，想要安慰，分明也失却了往日的沉淀。

前头皇帝的面色愈加难看，他紧紧抿着唇，手指的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他看向恂嫔的目色带了肃杀之意：“婢子淫贱，脏了朕的后宫。”

恂嫔冷淡至极：“我淫贱，还是宫里的人淫贱？我与阿诺达本是青梅竹马，为了保全霍硕特部我才不得不与他分离入宫。因为我们都知道，部族的利益永远高过自己。所以哪怕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你，我都会逼着自己面对你，侍奉你，对你恭顺。可是你是怎么对我们霍硕特部的？你害得我家破人亡，还蓄意隐瞒。那么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也是情理之中！”

“离开？”皇帝略含讽刺，“生是紫禁城的人，死是紫禁城的鬼。你入宫前，你的父亲没有教过你么？”

“我为什么不走？”她言辞激烈，有太多压抑让她不快乐，终于在此刻释放，“我活在宫里，和容嫔一样，没有一刻是快乐的。我都觉得喘不过气来。如今我失去了我的父亲，我的部族，还要和你这个虚伪的男人在一起，让我觉得恶心！”她看着被阿诺达挟持的永璂：“用你儿子的性命，换我们的自由！”

皇帝缓和的语调中渗出丝丝阴郁：“你永远要记得，你是朕的人。放了永璂，朕会给你留条生路。”

恂嫔连连冷笑：“我是蒙古出身，好歹也是一族的公主。不比有些人，日日宣称是雍和宫出生，谁知是生在热河行宫里的。难怪年年秋狝，必得来这儿凭吊，略表孝心。这样表里不一的虚伪之人，我不愿与他相伴至死。”

众人听到此节，知她是暗指皇帝乃是热河行宫宫女李金桂所生。当年先帝误饮鹿血，一时情动临幸了卑贱宫女，才得了此子，为此还被圣祖康熙爷大为申斥。这一直是先帝生前羞事，更是皇帝最不能提的奇耻隐痛。宫中虽然人人暗知，却无人敢提，乃是禁中最大的忌讳。

嫔妃们霎然变色，喝道：“贱婢无知，岂敢拿皇上身世胡言乱语？”

皇帝眼底闪过一抹感激与动容，面部的肌肉却隐隐抽搐。

恂嫔仰天笑道：“皇上，你还真当自己是与太后母慈子孝呢？这般天家母子，只为名分好看，底下的龌龊事还当旁人都是瞎子不知道么？皇帝若真要为天下仁孝的表率，那便追封李氏为圣母皇太后又如何？只不过怕天下人都耻笑自己是个宫女生的罢了。”

分明是猎猎秋风，拂上面却有彻骨的寒意。那一瞬间，如懿居然忘记了刀锋抵触在永璂喉头的冷厉锋锐，只觉得一颗心突突地狂跳着，噤一下，又噤一下，用力地牵扯着，每一下，都那么痛。她死死地盯着皇帝的面孔，看着他雪白中泛着铁青的面色，看着他脸颊的肌肉剧烈地搐动，她没来由地觉得害怕，比自己命悬一线更加害怕。

这样隐秘的事，陡然公之于众，皇帝该要如何自处？

她太知道了，许多事，不能碰，不能说。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亦有他的底线与痛处。

皇帝脸色铁青，如懿从未见过他如此骇人的模样。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然而，更怕的是，皇帝若一时暴怒，那永琪该如何是好？

她禁不住低唤：“皇上息怒！不是该生气的时候。”

豫妃大喊道：“大胆贼子，你挟持嫡子，就算皇上顾忌，被你逃出去又能如何！别妄自挣扎了！”

恂嫔稍一犹豫，阿诺达眼中一亮，手中刀锋逼得永琪更近，低声道：“只要挟持了他，逃出去总容易些。”如懿狠狠盯一眼豫妃，嫵婉忙拉着豫妃缩了下去。

皇帝眼神一扫，永琪已然会意，悄悄退后两步。

恂嫔满腔激愤，未曾稍有消减：“皇上不是一向自诩风流多情么？实则世间最无情之人，便是皇上你！豫妃年届三十，她父亲还一心希望她入宫，皇上嘴上说垂怜她，不计年纪纳她入宫，其实宠幸过后就把她扔在宫中自生自灭，只是需要时才装点门面！皇上若是多情，就不会把那么多女人困在宫中名为雨露均沾实则当作棋子利用！皇上若真是多情，就不会利用我母族铲除他人，趁机灭我部族精锐！我看不惯你们满口仁义双手染血！今日你要多情，你就拿你自己的命来换你儿子的命吧！”

恂嫔激昂陈词，不知何时，永琪悄然掩身上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恂嫔挟持在手，以同样的姿势，举刀相向。

事出突然，根本无人反应过来。

永琪无比镇定：“一个换一个，别说你犯险来见恂嫔，会连她的命也不顾。”

阿诺达矍然变色，厉声喝道：“把蓝曦还给我！”

永琪甚是镇定：“我要我的兄弟，你要这个女人，很公平。”

阿诺达的脸色变了又变，阴沉不定。恂嫔抵在永琪刀下，恋恋望向阿诺达，蚀骨相思如丝如缕，眉间心上，早已无计回避。

那电光石火的一瞬，如懿终于懂得了恂嫔的心，她从未这般看过皇帝，从来没有。难怪她一定要跟他走，便如那一曲苍凉缠绵的《朱色烈》，总要向着心爱的人奔去。

永琪不疾不徐：“你冒险前来就是为了带恂嫔走，定然不舍得她死在我刀下。你细想想，只要你不肯，皇阿玛只是失去其中一个皇子，你却失去了唯一的爱侣，值不值得？”

恂嫔凄惶摇头，叫道：“阿诺达！你顾着自己要紧。”

永琪笑而不语，只是挥手示意侍卫们退得更远，而自己挟着恂嫔跟随上前，手中的银刀却勒紧了些许，嵌入恂嫔雪白皮肉之中。阿诺达神色悲痛，挟着永琪缓缓向草原边缘退去。

夜色茫茫，如能吞噬一切。阿诺达眼见离得众人远些，喝道：“我跟你换！”

永琪颌首，稍稍松开手。阿诺达见他如此，手臂一松，将永琪狠狠推开，便要伸手去拉永琪怀中的恂嫔。

永琪如逢大赦，才刚迈出两步，想是惊惶，吓得膝盖一软，扑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皇帝已然搭弓在手，拉了满弦，霍然射出一箭。阿诺达离永琪不过两步远，立时中箭，手臂尚能动。他双目瞪得通红，发出凄厉一声，举起匕首猱身便要扑向摔倒的永琪。

永琪吓得人都傻了，眼见得寒光扑来，哪里还能反应。海兰惊呼一声，如懿唯觉脑中一片白茫茫，像是下着纷纷扬扬的厉雪，将她整个人裹了进去，泪便滚滚落了下来。她几乎是本能一般，朝着永琪扑去，将他护在身下。

这是她唯一的孩子，哪怕拿了她的命去，也不能伤着永琪半分。

电光石火间，她已然看见，那匕首落下的银锐的尖，离自己不过数寸远。听着此起彼伏的惊呼声，她等待着不能逃脱的锋刃的刺入。却是有一股巨大的劲力盖在自己身后，以及，利器刺穿皮肉的闷响。

居然，没有一丝疼痛。

那么，那声音，从何而来？

转过身去，才发现阿诺达已然横倒于地。如懿从惊悸里抬起头，先去看

怀中的永琪。永琪紧紧地拥着她的手臂，眼泪流了下来：“额娘。”

她细细察看，一切无恙，除了受惊的模样，一点伤痕都没有。她飘落云外的心回来了一半，把永琪抱个不够。须臾，她终于回过神来，有高大的身影挡在她身前，让她看不见任何危险的痕迹。那暗沉的蓝色，是御前侍卫的服色。

她的心思定了又定，是凌云彻。她定神看去，才见他肩头血流汨汨，染红了半边袖子，自然而然沾到她身上。显然方才阿诺达那一刀，是他替他们母子挡了下来。

海兰与容珮急急赶上前来，侍卫们架着倒在地上的阿诺达将其拖开。海兰靠着她轻轻啜泣，容珮护着永琪。如懿的心一下一下重重地抽搐着，她的声调都在颤抖：“要不要紧？”

凌云彻抿着嘴唇，沉默地摇摇头。他并无痛楚之色，从容而坦然，是天地皎洁的明月光。他低声道：“你们平安就好。”

那一刻，永琪、如懿、凌云彻，他们三人彼此相依。心与心的距离，由天涯至彼端，如此遥远，又如此贴近。

天地孤清，生命亦渺小。但奋不顾身可以来相救的，唯有这个人。而那个名正言顺可以来救自己的，本该伴在自己身边的男子，仍是这般丰神俊朗，却是立在一群花容失色的嫔妃中间，遥遥望着自己，目光中有沉沉的急切。

飞身相救与一个急切的眼神，哪个更值得依靠？

她在清醒中，混沌地流下泪来。

可以真正在身边的，原来一直都不在。就如冷宫那一段煎熬的岁月，倚墙相靠的，也唯有一个凌云彻而已。

然而她未及多想，永琪已然上前，恭敬地请她：“皇额娘与十二弟是否安好？赶紧请太医瞧瞧才是。”

如懿见他沉稳走来，转眸看去，却见恂嫔亦倒在地上。永琪见如懿注目，轻轻一笑，安慰道：“解决了。儿臣不会容这般逆贼伤害皇额娘与十二弟。”

果然，恂嫔胸腔上有血液喷薄而出，溅了满地，如盛开的野芳。她尚有

一口气在，芳钿委地，落红残碎。

永琪沉定如山，口吻却轻松：“这种损害皇阿玛清誉的人，留不得。只是污了皇额娘的眼，可见她连死也有罪过。”

这样的淡然决绝，大抵是皇帝所欣赏的，也是她与海兰多年教导的期望。可是这一刻，她却觉得眼前的永琪如此陌生。

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在素日的熟悉与了解之外。大概人在险境，才看得清另一面。

嫔婉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众目睽睽，这算什么！”

豫妃站在嫔婉近旁，立刻反应过来，扬声道：“你一个侍卫，既然没事就起来，这般接近皇后娘娘算什么？”她走到皇帝身边，低声嘀咕，“一个皇后关心什么侍卫，太不知身份了。”

皇帝神色阴沉。

海兰立时警觉，不动声色地扶着如懿距离凌云彻远些，再远些，口中温婉而客气：“凌大人护主有功，皇上自当奖赏。”

这一语，是泾渭分明的尊卑。

永琪旋即明白，接口道：“皇阿玛，全赖凌侍卫拖住刺客，儿臣才能得手。”

李玉厌恶地看豫妃一眼，亦道：“五阿哥与凌大人救十二阿哥有功，皇上与皇后娘娘合该重赏。”

凌云彻拱手，转身向皇帝屈膝：“皇上，微臣护主不力，以致皇后娘娘与十二阿哥饱受惊吓，还请皇上恕罪。”

皇帝徐徐舒一口气，走到如懿母子跟前，先摸了摸永璂的头：“没受伤就好。”

永璂依偎在皇帝身前，紧紧抱住他手臂：“皇阿玛，儿臣吓坏了。”皇帝抬头，目光中的阴冷一扫而空，温和道：“皇后饱受惊吓了。”

凌云彻躬身退至一边。海兰不动声色地扶着如懿离凌云彻再远些，皇帝立刻抱住了永璂，搂住如懿。

永琪关切道：“皇额娘与十二弟是否安好，还是赶紧请太医瞧瞧才是。这儿有儿臣料理。”

凉风习习，几能透骨。她站在那里，居然一步也迈不开，似是牢牢定在了原地。她真希望自己只是长在这茫茫草原的一株细草，无知无觉到老。

海兰轻轻推了推她的手臂，她还是没法动弹一下，直到有挣扎爬行的声音，挑动她已然麻木的神经。

目光落定处，只见恂嫔的胸前汨汨流出鲜红的血液，如一眼红色的泉，流溢不断，将胸口锦衣重重染透。血腥气逐渐弥散。她气息微弱，身体一颤一颤抽动着，犹自睁大了双眼，死死盯着阿诺达的尸身，不肯移开半分。

她回眸轻轻一笑，将皇帝隐隐的怒意满意地收入眼底，瞟一眼凌云彻，缓缓道：“皇上，你看你，在自己妻儿面前，还不如一个侍卫抵用。所以我哪怕怕死，也要离你远远的。”

她说着，吃力地挪动着身体，每动一寸，鲜血涌出更多，在浓绿的草叶上染下触目的痕迹。她艰难地挪到阿诺达身边，伸出手合上他望向自己的僵冷的眼皮。她的手势温柔极了，像爱护着毕生的珍宝。她的气息愈加无力，几近力竭。她微笑着，像一朵烈烈绽放的木棉，将自己的躯体依偎到阿诺达怀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含笑逝去，再无牵挂。

皇帝默默看着眼前一切，额上青筋粗烈暴起，喝道：“五马分尸！将此贱奴二人五马分尸！”

侍卫们响亮地答应着，伸手便去拖开二人。豫妃微翘着嘴唇，含了冰尖似的笑意：“奸夫淫妇，死不足惜。”

皇帝也不看她：“的确死不足惜。便是死上千遍，也难以泄恨。”他一顿，“吩咐下去，恂嫔霍硕特氏突发急病，卒于行在。”

他的语底是森森的杀意，嫵婉也不觉打了个寒噤，悄然退开了半分，一双烟波妙目，只定在凌云彻身上，眼见他面色白了又白，心中酸涩更浓。须臾间，皇帝的目光如冷箭一般幽幽扫着凌云彻：“御前侍卫凌云彻救护皇后与皇子有功，赏黄马褂一件。毓瑚，永璂太胆小，怕是吓坏了，让太医开些宁

神的药给他服下。”他轻声垂问：“皇后，你和永璿还好吧？”

她的心底冷如万丈寒冰，彻头彻尾弥漫至四肢百骸的每一缝隙，偏偏还要维持着最得体端和的笑容，双眸低垂，轻声道：“都好。”金步摇在鬓角上摇曳起粼粼的珠光，更显得一张脸剔透得仿佛在发着幽幽的光泽。可惜，那光泽是幽暗的阴沉，一如她此时的心境。

皇帝走近两步，挽过如懿的手：“起风了，别站在这儿。回朕的大帐去。”

这是许久未曾有的亲近。

如懿的手被他握在掌心，是腻湿的冰凉。那是她手心的汗水，在惊惧无助的一刻所留的印迹，浑不如他的手心，温暖而干燥。她忍了又忍，轻轻地抽出自己的手，仰起脸低低道：“幸得皇上果敢，相救永璿。”

这语气里有多少侥幸和担心，皇帝自然明白。他的目光由温热转凉。他携着她，继续目视前方：“若是永琪和永璿，会比永璿机灵许多，更会自救。况且，你不该多谢凌云彻吗？比之朕，他可是舍身相护。”

这一语，有几多疑心和逼问。

还是永琪机警，赔笑道：“皇阿玛，永璿才多大，能懂得与儿臣应和自救，已经很好了。”

李玉亦道：“至于凌侍卫，奴才救主子是应分的。”

见皇帝神色不动，永琪立刻跪下道：“今日之祸，都是儿臣不察。但请皇阿玛息怒，儿臣一定严加防范，再不许有此等惊扰圣驾之事。”

皇帝轻轻“唔”了一声，温和道：“你是朕的好儿子。今日料理霍硕特氏，也是你当机立断。”

永琪谢恩起身，揽过满脸惊愕与委屈的永璿，道：“十二弟年幼，未曾见过如此场面，难免受惊吓，儿臣会带十二弟回去加以劝慰。往后也会多带十二弟骑马射箭，不忘祖宗马上得天下。”

皇帝微微颌首。如懿见豫妃在身后不远，愈发厌恶。她未曾察觉自己语气的青锋锐气，蓦然盯着一壁快意的豫妃，呵斥道：“有功该赏，有罪当罚！豫妃，你可知罪？”

豫妃面上闪过一丝心虚，很快仰一仰骄傲的头颅，娇声嘶嘶道：“皇后娘娘，臣妾发现刺客，事先鸣警，护着皇上，有何罪过？”

如懿面色冷峻，一头乌黑的长发高髻绾起，横簪的一支凌空欲飞的九凤金步摇震颤不已，曳出迷离碎光：“若不是你贸然出声，永璂怎会被挟持，危险丧命！你以皇家子嗣为赌注，不能沉住气定住神，若是刺客因你贸然疾呼暴起，伤了皇上，又该当何论？”

豫妃哪里肯服气，强辩道：“皇上有天神护佑，万事平安！”

如懿冷然道：“是么？天子安危，子嗣安危，岂可以你区区之身而犯险！恂嫔与阿诺达犯事在先，可一场泼天风波，终究由你而起。且阿诺达行刺之时，是你说‘挟持嫡子，就算皇上顾忌，被你逃出去又能如何’！”她看向皇帝，“皇上，您觉得此话是警告刺客，还是暗示他挟持永璂出去？永璂若真被他带出围场，那真是死生未卜了。”

皇帝凝神片刻：“是豫妃说完此话，刺客对永璂挟持更甚。”他若有所思，后头的话却不便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豫妃身后可是与大清关系最密切的科尔沁部啊。若科尔沁都起了反心，蒙古各部都会生乱，这便是生了大乱了。

如懿越说越恨：“皇上，豫妃禁足两年，一直对臣妾怀恨。多半为此才拿永璂的安危报复臣妾，也不顾永璂也是皇上的爱子。”皇帝望向豫妃眼神多了几丝凌厉，他旋即想通，若不责罚豫妃，那科尔沁部岂不更看轻了他。皇帝重重颌首：“皇后发落便是。”

如懿沉声道：“来人，给本宫狠狠掌她的嘴，务必要她记住今日教训。”

豫妃见皇帝如此吩咐，也生了怕意，登时跪下，呜咽着道：“皇上，皇后娘娘曲解臣妾……”

皇帝哪里容她说完，右手微伸，已然扶住了颖妃手臂，道：“朕倦得很，去你那儿。”颖妃欢喜着，忙拥着皇帝去了。只余呆若木鸡的豫妃留在当地，不知是悲是喜。

草原上风声猎猎，如懿紧紧抱着永璂，沉声道：“动手。”

所谓的掌嘴有两种，一种是批颊打脸，是寻常责罚，另一种是用三寸长

乌木板击打嘴唇。那乌木板质地坚实，打下去便会肿胀，重者皮肉破裂，牙齿脱落。容珮从未见如懿动过如此大怒，立即从三宝手中接过乌木板，卷起衣袖便开始动手。豫妃吓得魂飞魄散，挣扎着要求饶，两个小太监立时上去死死架住了她，又防她痛呼乱骂，便拿白绸子勒住了嘴，容珮举手便打。

皇帝虽然离去，嫔妃们皆在，眼见乌木板与娇嫩的皮肉相触，溅起点点的血珠子。嫔婉不知含了哪门子怒气，亦僵着脸不肯求情。众人见皇后与令妃都没好脸色，又不喜豫妃从前的乔张做致，更无人肯求情。豫妃扭动着躲避，可哪里避得过，容珮下手既狠又准，毫不留情，直打得血沫飞溅，一声闷响，竟是豫妃的门牙和着鲜血落了下来，嘣地坠在地上，又跳了两跳，血糊糊骨碌碌地滚了开去。

恪贵人胆小，吓得惊呼一声，躲到海兰身后。海兰温和地拍拍她的手，回首柔声道：“规矩已经做了。皇后娘娘莫再动气。”

嫔婉面无表情：“愉妃姐姐说得是。”她目视豫妃，如视尘芥般轻蔑，“牙齿倒易补上。不过豫妃也当记得，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了。”

说罢，如懿先起身，众人径自离去，只丢下豫妃一人，又怒又怕，哀哀哭倒在地。